

●文化随笔

大美不言(下)	范曾
---------	----

一、天地大和之境:天倪、天钧

啊,天地大美!

天衣无缝、天章云锦的大美,那天半朱霞、云中白鹤、山间明月、水上清风,那崇岭险巖、奇峡大壑、渺渺微波、浩浩江流,那寒光积雪、大漠孤烟,那风萧马鸣、落日余晖,何处不是造化神奇的创造,茫茫天宇、恢恢地轮,何处不是无言的大美?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(《庄子·知北遊》)天地的大美,四时的序列,万物的枯荣,那都是由于那“惛然若亡而存,油然不形而神”的本根——道——自然的伟力所致,至人在它面前无所作为,大圣也不会妄自运作。人们在宇宙本根面前,只有虔敬才是本分。在《庄子·秋水》中,在嘲讽庄子论敌公孙龙时说无法察悉庄子的精思妙言,“是犹使蚊负山,商鼉驰河也”,以为他有限的视野和深度不过是“用管窥天,用锥指地”。说到底,在我看来,庄子本人否定一切人类智巧,人类的所有发现、发明和艺术的创造都不过是“用管窥天,用锥指地”而已,比起宇宙的大美,实在太渺小了。

在庄子看来,天地是硕大无朋的大熔炉,而造化则是技艺高超的大匠人,它们陶熔浇铸了宇宙万物,万物的生息繁衍,生死枯荣都是这熔炉和大匠的驱遣,生死存亡浑浑然一体归入于大化的熔炉之中。不必强自己所不能,一切得失都是顺应,于是生之欢乐、死之悲哀都会在这大顺应、大过程之中消融,那就真正摆脱了人生的倒悬之苦。(《庄子·大宗师》:“且夫得者,时也;失者,顺也。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谓悬解也”。)

当我们艺术家在人生的体验上,没有一种彻底的大解脱,在倒